

# 一國一市場是香港未來所繫

我們早前提過，香港未來十年最重要的經濟議題，不是聯繫匯率，不是人民幣政策，甚至不是全球金融市場動盪；而是令更多來自內地的顧客、人才與資金南來香港，使用香港服務業的自由度——也是我們所謂的「一國一市場」。今天我們將更詳細和大家闡述這個政策對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如何重要。

## 香港黃金五十 | HKGolden50



HKGolden50 (香港黃金五十) 為一獨立非牟利非政治研究組織，由九名香港普通家庭長大的八十後研究員加上資深分析員林奮強於2011年夏正式成立，旨在以客觀事實和數據換取各階層關注香港面對的挑戰和困難，推動公共政策，使香港更上一層樓。

理論上「一國一市場」理應十分自然：像歐亞作為一整合經濟體，一個法國公民假如留到德國有一個心儀的職位空缺，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執拾細軟，不用換貨幣，也不用申請簽證。但偏偏指導香港管治的「一國兩制」框架，從來都只是一個法律概念，對於回歸後到底中港之間港如何處理經濟流動的問題並無詳細解釋。

香港素為中國大門，世界各地的企業和人才假如希望進軍大陸市場，都會在香港與內地有關機構接洽；但諷刺的是，回歸之後內地的企業和人流要進入香港反而要經過重重關卡，特別是官員所需的審批期更久。香港與大部分貿易夥伴都享有自由雙向的流通關係，惟獨是香港與祖國經濟之間，卻在過去十年均無如此關係。

2000年時，每100個港人北上，只有6個內地人訪港；但該比例自2003/04年當「自由行」落實以後開始上升，直至2008/09年的環球金融風暴時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加速上升，到2010年每100個港人北上，便有29個內地人訪港。我們相信，隨着內地企業與人流南來的行政阻礙不斷減少，這個比例在未來只會繼續上升【圖】。

### 決堤湧入滿城興旺

事實上，香港得享黃金五年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來自內地對香港服務業的強大需求在回歸以來被視為阻礙，如廉價儲水愈升愈高，到自由行等政策一落實便有如決堤般湧入香港，造就眼前滿城興旺的景象。2010年內地來港旅客有2300萬，去年已達2800萬，佔全年訪港旅客六成半。

了解是產生好感的第一步。一個人來香港次數愈多，對香港的了解愈多。當中有人會在香港吃喝玩樂、盡情購物之餘，欣賞我們的價值系統與公民質素、高效、自由、開放等好處，甚至希望在此生活、工作，以至把他們公司的業務遷到香港管理。故此，訪港旅客數字急升預示住後出現居民的流入以至企業總部的設立。

### 酒店零售業首先受惠

因此，首先受惠於「一國一市場」的行業莫如零售、旅遊、酒店、餐飲等，而漸漸地對零售空間的需求，將轉化為對寫字樓、醫院與房屋的需求。當我們的服務業需求出現以酒店、零售為首的結構性增長，再延續至金融、專業服務、教育、醫療等範疇，從而帶動整體人民的收入增長實屬情理之中。但前提是我們必須要有更多的商舖、酒店、寫字樓、醫院、大學等硬件以容納這些機會。

更重要的是，零售、酒店、餐飲、旅遊等行業可以為低技術/學歷工作人口提供很多就業機會。這對回歸以來經年150個的配額下，容納了近70萬新移民（或11%的人口）香港而言尤其重要。新移民當中只有8%具專上學歷，遠低於香港的平均學歷水平。假如把「一國一市場」的契機，我們大有機會改善近年來社會熱烈討論收入不均（堅尼士指數）、社會流動性以及100萬貧窮人口（香港人口的14%）等問題。



隨着內地企業與人流南來的行政阻礙不斷減少，相信內地人訪港比例會繼續上升。

(資料圖片)

早前我們已指出現時香港面對的收入不均問題，很大部分是我們自己製造的。在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我們成功吸引了不少全球各地的精英在香港定居，增加了高收入人士數目。但我們問題之獨特，在於很少地方會與此同時引入大量低技術移民。不難想像，100萬貧窮人口當中，70萬新移民佔了一部分。如此一來，高收入人士與低收入人士數目同時增加，對度貧富差距的堅尼士指數影響可想而知。

### 經濟弱難談收入分布

故此，現在辯論如何拉近收入分布並沒有意思，因為如昨天所言，縱使香港背靠急增長（按年10%）的中國，我們的名義人均收入在過去十年（經勞動人口增量的調整後）只按年增加了約1%，可謂毫無寸進。我們的「餅」根本沒有變大，假如一個人要分多一些，總有另一個人要分少一些。整體經濟停滯不前的情況下要改變收入分配不過是「零和遊戲」。社會整體而言不會比前快樂。要實際助人脫貧，我們的社會應該摒棄「零和遊戲」的想法，齊心把服務業的餅做大，為香港人創造實際的收入增長。在「一國一市場」的助力下，這應該不是難事。

### 低技術可創就業機會

香港只有一等公民。我們必定要盡力令新成員（特別是相對低技術的一群）有能力和機會自力更生。以往一般的白領職位都要要求員工對電腦運用有深認識，而相對低技術/學歷的人口，則大部分就任低薪職位，亦即工廠工作。今日今時香港的工廠北移，而零售、酒店等工種對學歷與技術要求則相對地低，目前零售酒店、旅遊餐飲業的興旺可謂正是時候。增加酒

每月收入 (港元)	2010Q3 ('000)	2011Q3 ('000)	按年變幅 (%)
<9,999	1249	1165	-7
10,000-19,999	1139	1195	5
20,000-39,999	603	709	17
40,000-79,999	207	233	13
>80,000	62	74	19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信報

事實上，從統計處最近公布的數字可見，除了整體工資增幅創十七年新高外，整體收入分布其實已有一定程度的「躍進」（低收入人士減少，中高收入人士顯著增加）【表】。

「一國一市場」為香港開拓了無限商機，甚至可以趁勢改善收入分布——但我們必須要有充足的硬件才可以容納這些機會。目下社會有關內地人「搶奪香港」的激烈討論，很大程度是個容量不足的問題。

### 中港矛盾十分危險

但事情發展至今，中港兩地網民罵戰，甚至有國內人士向來到香港被敵視和打消港港念頭，實在個個很危險的狀況。事實上，現時每年香港近8000萬人次北上內地，我們相信這些（特別是因公務理由）北上的港人，應該會對內地有更深入了解而有更大包容。另一方面，每年近3000萬內地旅客來港，我們香港的衛生環境沒有變差，治安仍是全球最佳的城市之一。

反而，他們為香港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早前雷鼎鳴教授指沒有自由，香港的失業率將升至5%——我們估計，假如計及所有與「一國一市場」相關的經濟活動（如Prada在港上市等），香港的失業率應該會比現水平高至少一倍（即即碼6.5%）。去年香港的一手車登記數目不跌反升——買車的大部分不是旅客；而去年金融市場動盪，買新車的把賬很大部分也不是金融從業員。故此，「一國一市場」帶來的機遇，確實帶動了本土經濟發展與整體收入，同時令香港的經濟多元化，不再只依靠金融、地產。

「一國一市場」明明是一件好事，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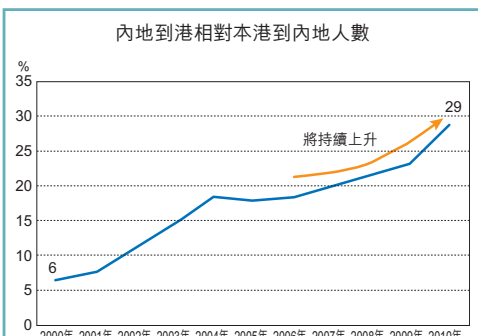
「一國一市場」把握得好，不但可以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還可以使香港富有普世價值、文化素質「輸出」至內地。事實上，愈來愈多內地精英學生捨清華、北大而選擇來港讀大學，本質上就是一種價值取向的自我選擇（self-selection）。

店與商場供應，正可為香港的低技術人口創造就業機會，增加社會流動性。以之前全城皆唱的導遊「阿珍」為例，面對一大群彪形漢，仍然聲如洪鐘地「落力推銷」——固然是價值觀有所偏差，以香港世界級服務業以客為先、實至如歸的標準而言這樣的推銷確實不及格——但無論如何，「阿珍」這種充滿衝動的「推銷力量」，只要經過適切培訓改進，亦不失為可造之才。



增加酒店與商場供應，可為香港的低技術人口創造就業機會，增加社會流動性。

(資料圖片)



信報

要「做大個餅」便可以把香港世界級水平的服務業發揚光大，同時改善收入差距，讓全民受惠。講到底，所謂的「矛盾」只是源自大家都要服務而供應不足，那麼最直截了當、正正清源的方法不是增加服務業容量嗎？況且香港依靠服務業維生那麼久，只要是用香港服務業的客人，不分國籍都是好客人。香港不但只有一等公民，也只有一个等客人。

而我們認為，「一國一市場」把握得好，不但可以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還可以使香港富有普世價值、文化素質「輸出」至內地。事實上，愈來愈多內地精英學生捨清華、北大而選擇來港讀大學，本質上就是一種價值取向的自我選擇（self-selection），是他們認同、嚮往香港的價值系統而作出的決定。但要以文化「感染」別人，必先開放。香港再不只是一個讓人埋首賺錢的孤島，而是一個足以顯現成為國際都會的「文化價值出口中心」。

這早有線索可尋：由辛亥革命起，以至第一間中國銀行在港上市，便把西方的企業管治最佳守則、風險管理等概念傳入內地。香港素來不斷對內地出口我們的價值系統。我們已吸納了70萬相對低技術的新移民，今天我們一樣可以讓國內的精英了解香港價值與公民素質，潛移默化影響內地精神面貌。因此，隨着香港重新成為中國的大門，海外的企業重新在港接納內地。香港不是「中國化」，而是「再國際化」（re-internationalization）。我們實在不希望因極少數的非理性想法，讓香港成為一個包容不同文化的國際都會美夢破滅。

### 國際都會總體規劃

要令香港重回軌道，遠致成為國際都會的軌道上，我們先要有一個清晰的總體規劃。香港在50年興建新市鎮與各項基建的過程中得到寶貴經驗。要達至更有效率，以人為本的新空間以容納更多企業與人口，我們應該認真有餘：

- (一) 規模：第一環正是規模。一個新市鎮需要24萬居民才可以建造一間醫院，而亦需要連環現有的公共交通設施才可以吸引更多人進入。
- (二) 建造好他們自然來：某些計劃開始時不順利，但至5年開隨着經濟擴張帶動對空間的需求，最終總會成功。近期的例子有東九龍。開始時政府把官地以低價賣出，建成的高層每月租租只有6-8元，以及工業用地轉為寫字樓。數年後，傳統商業地產的租戶負責運入，把九龍東轉化為香港兩個最大型寫字樓區域的其中一個。寫字樓空置率極低，租金轉昇至每月每方呎20-30元。這一切都在3至5年內發生。這個經驗使我們明白，只要我們有像前線的增長機會，我們就應該毫不猶豫地建設，因為建造好他們自然來。
- (三) 環境保護：我們以往發展新市鎮的最大問題是不能讓新市鎮自給自足。很多居民都要到別的地區工作。要改善這個情況，我們應該積極考慮把就業機會帶到新市鎮中，這亦可以減少居民上班而留下的碳排放。例如我們倡議的「大東涌」，就是在機場興建大型商業設施，便符合以上條件。又例如，我們應該考慮在水圍這個收入與學歷相對低的新市鎮興建更多酒店，反正對旅行社的遊客而言，酒店在什麼地方根本不大重要，在主要景點如廣東道觀光和購物後，坐旅遊巴士半小時便可返回水圍的酒店休息。這些區域地價不高，興建酒店理應有利可圖，如此一來將為該區居民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 經濟競爭不比硬件

隨着時代不斷進步，今天全球的經濟競爭都集中在軟件而非硬件上：完善自身的法規機制、力爭環球人才，推動科技發展，而不是像原始人般只比誰的「地盤」大。偏偏香港此刻擁有教育最好的「八十後」與「海歸」，不只「腦力」，卻因為硬件不足而痛失大量發展機遇。今天我們實在應該趁庫房充倉急起直追，把香港服務業的硬件條件造好，創建香港開埠170年以來最美好的50年。